

本是皇帝宠臣，最后为何被弹劾削职？

——从安丘博物馆一方玉印说到印主人刘正宗的宦海起伏

□张漱耳

遗腹子有缺憾 兄弟们获名晚

刘正宗，字可宗，号宪石、通史等。万历二十二年(1594)八月初八，生于安丘县东北乡安泰里(今潍坊峡山区东安泰村)。在他出生五个月前，年仅22岁的父亲刘如金得病辞世，故是个遗腹子。

雪上加霜的是，母亲生下他后没几天，也患病死去。正宗上面有两个哥哥，大哥刘正衡，大他5岁；二哥刘正鉴仅比他大1岁。三兄弟，先是靠爷爷抚养。老人家是明朝隆庆年间进士。其时已辞官归里，过着怡然自乐的退休生活。令老人乐观不起来的就是，突然来了个白发人送黑发人。眼前三个孙子，都没有长大，这可不是让人能轻松的事儿。所以老人积忧成疾，于隆庆二十五年(1597)也撒手而去。时刘正宗只3岁，长兄仅8岁。至亲相继离世，刘家遗留的三个孩童靠亲戚和好心的邻里接济。好在进士家底厚实，亲戚请来了私塾先生，教他们读书。

不完整的家庭，没有父母爱抚，造成了他们不会宣泄自己的真实情绪，偏执和不信任人等性格缺陷。对以后的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。

当然，三兄弟很有才分，不过家庭的影响，导致他们大器晚成。崇祯四年，长兄正衡中进士时，已经42岁，仲兄正鉴明末方补廪生。刘正宗天启五年(1625)县试第一，天启七年(1627)乡试中举，崇祯元年(1628)考取进士，时年34岁。在明朝历任真定府司理、翰林院编修、东官讲读官、侍讲、礼部会试副主考，官仅六品。

明清易祚进退犹疑 思想松动源自同僚

刘正宗担任副主考期间的1644年，他奉命来青州督学。尚在工作，北京发生急变，李自成占领了京城，崇祯帝自缢，如此便回不去了，暂且东归回到距离不远的安丘。很快，又有消息传来，吴三桂降清，李自成被赶出京城，北京变为满清统治，还是回不得。

今后的路该怎么走？刘正宗六神无主，曾想到了就此脱离尘世，避居田园。这从他闲居甲在家书写的一幅长卷也能看出，四米多长的卷中，抄录的是仲长统《乐志论》和何良俊《语林·言志》，两篇文章皆是隐居内容，但更多想到的还是继续为明廷办事。所以，当听闻南明福王弘光在南京另立中央，他马上从安丘南下前去投靠。福王授他中允之职。次年南京又被清兵攻破，弘光帝出奔芜湖，刘正宗再次返回安丘。

时清朝立足未稳，大量起用明臣，山东巡抚遂向清廷举荐了刘正宗。受儒家影响颇深的他接到诏书后又陷入犹豫。尤其不断有“尽忠”的明臣榜样在前，给他巨大的心理压力。幸好他最要好的同僚王铎降清，被封少保，晋少傅，加上当时昭书表明不是叛逆，是归顺。刘正宗决定为清朝服务。顺治元年(1645)岁尾正宗到京，任职编史院编修。不久，作为弘文院学士与王铎成为同事。

接替王铎步青云 位高权重遭人嫉

顺治八年(1651)，顺治帝授命王铎祭华山南下入蜀，辗转蜀陕之地，不料年底返回时患病，只得在老家河南孟津休养。次年三月，清廷授王铎礼部尚书，但王铎依旧在家养病，至同月十八日病故，享年61岁。

王铎病故后，刘正宗连续被封官晋爵。得到提拔，首先是因为官耿直清正。请注意，这一评判不是别人，而是皇帝。顺治

安丘市博物馆1957年征集入馆了一方印面6厘米玉质方印，印的主人刘正宗，安丘人称为刘阁老。此人本是该地历史上最能拿出手的官员，却在正一品吏部尚书、文华殿大学士等位遭弹劾削职，连告老还乡都成奢望，并被纳入后朝所编的《贰臣传》。总结大起大落的原因，与生俱来的火爆脾气占比不小，似乎应了网上视频揭示的历史人物：职场上的失败，归根结底是为人的失败，做人的失败，性格的失败，很值得人们深思和借鉴。

▶《安丘百名进士录》中的刘正宗画像



安丘市博物馆藏刘正宗玉印。

十年(1653)五月，成为吏部右侍郎；六月，拜弘文院大学士；十月，在决定授予吏部尚书之位时，顺治帝干脆把理由都写出来了：“正宗清正耿介，堪胜此任，并加太子太保、吏部尚书”。吏部为朝廷六部之首，加上弘文院的职位，让他成为当时清廷担任官职最多、官位最高的汉人。

俗话说：出头的椽子先烂。刘正宗权倾一时，引起南方官员嫉恨，好在他行事光明磊落，同僚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可脾气不好的他在北方官员中也没有人缘。平素日，阁老严肃得不行，开不起玩笑，稍微冒犯他，或干事稍忤之，不论是谁，必遭他呵斥，甚至为一句话，说翻脸就翻脸。人的暴脾气有的因为被逼，有的生来即是。家乡父老说正宗认死理的性格从小就有。邻居眼中没英雄。因为与英雄相隔近了，就能看到他鸡零狗碎、啰唆小气的一面。安丘学者张贞在《杞田集》里，就向人们展现了四桩刘正宗打击同列大臣的事件。正宗因为耿介，在皇帝那儿是大吉，得到的是赏识；但在同僚那儿呢？则是大凶，容易得罪人，得到的是疏远和打击。他挤对同僚，同僚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处心积虑打击他。不少好脾气的同僚实际虚伪得很，暗藏杀机，暗地里搜寻其短，老想扳倒他。他们找不到别的毛病，只能从刘正宗的性格弱点下手。

接二连三弹劾 不知就坡下驴

当年刘正宗仗着皇帝老子宠幸，入主吏部，对吏部的人事及办事效率作了许多改革。不可避免地与人产生了具体的业务摩擦。多少人脸面上写着顺从，内心却是不满和忌恨。第一次冲突，是与御史杨义交锋。吏部例会上，杨御史发言，指责阁老越级用人。刘正宗一听，一拍桌子就吼起来：“越级？我越级有错吗？发现了人才，就快提拔上来，你能指望下边推荐给你吗？”

“可这么做，就是不合规制嘛！再说，你用着这么大声吗？”杨御史没有被吓倒，顶撞道：“我好歹也是一御史，即便说得不对，大清律例也规定，言官不能治罪！”

刘正宗更火了，操着安丘方言就骂了

起来：“不可人谄的玩意儿，就没见你戳弄过正事儿！”姓杨的对北方地方方言似懂非懂，被呵斥得待在那里发愣。事后，再见面，俩人就不搭话了。脾气可以释放，但不能过分宣泄，否则伤人害己，影响好运气靠近。人的能力之一，就是学会控制情绪。

此次争吵不久，就出现了不良恶果：除了当着皇帝的面，部属一般不再向他当面提意见，而是直接给皇帝上奏折。先后给事中周曾发、朱徽，御史姜图南、祖建明、张嘉各参了一本。所参大都属无中生有，例如张嘉的奏折，从头到尾，没举出一个实例，只是说人一衰老，就会昏庸，就会徇私，请求将他罢职。只有朱徽所奏，抓住他不经公议，也不上疏奏明，就擅自将金事许宸调调政司参议的事实，有一定力度。面对皇帝的询问，正宗只好承认，我一时疏忽了，给我罚减薪俸吧，我认了。顺治说，这倒不必，下次注意就行了。

顺治帝和刘正宗既是君臣，又是诗友，关系即便不是铁板一块，那也不是一状就能告倒的。顺治轻描淡写，是让他安全过关。如果刘正宗把这次皇上的处理视为职场的一个预警，脸皮厚一点，把这一篇翻过去就得了。但是刘正宗能做到吗？山难挪，性难改。你让一个刚正不阿、嫉恶如仇的人不能有尊严，换个嘴脸，变得圆滑处世、权术厚黑，这个可太有技术难度了。仕清以来，这算他头一回受挫，回去后越想越气，当晚就向皇帝打报告，以身体不适为理由，要求办离休手续。顺治压下没批，头脑中却有了不好的印象。心想：已经放你一马了，怎么还不算完？没有器量。

同僚穷追猛打 劝谏雪上加霜

刘正宗的政敌鼻子很灵，马上嗅出了一些气味。抓住时机，一拥而上，凶猛地折腾起来。

左都御史魏裔介粉墨登场。对于文人来说，笔杆子就是枪杆子。魏的弹章起首就是离间计：“正宗自陈奏内，不叙上谕切责，无人臣礼。”接着，抛出一系列举证，步步惊心：“李昌祚叛案有名，票拟内升。先

后荐董国祥、梁羽明，今皆事败，被劾不自检举，欺君之罪何辞？”甚至耍开了“文字狱”手段：“正宗与张缙彦为友，缙彦序正宗诗曰‘将明之才’，诡谲尤不可解”。魏裔介后，季振宜跟上，内容除了魏已经指出的董国祥、刘正学外，添加上了同朝为官的外孙曹申吉。

什么事先捅到最上头，奏报多了，众口铄金，三人成虎。刘正宗大事不妙。

还有一件事也赶到一起了：顺治帝爱上了佛学。正直的刘正宗从国家大局考虑，仿效唐韩愈上“佛骨表”谏阻唐宪宗迎佛骨的举动。对顺治上书劝谏。顺治满脸不高兴，将原本想让刘正宗为自己亲自抄写的佛经作序的打算都取消了，点名请了别人。

而刘正宗仍没看出苗头，继续认为自己一向耿直，说轻说重本性使然，不会出大问题。故“不识时务”，继续向顺治施加影响，让他放弃信佛。于是顺治对他由亲密变疏远，直至反感、憎恶。

辞职返乡无果 天上掉到地下

帝王之术，不在苍生，只在制衡。顺治十六年(1659)冬，顺治御旨痛斥刘正宗自以为是，并有“朕委任大臣，期始终相成，以愆简拔初念。故不忍加罪，时加申戒，当痛改前非，称朕优容宽恕之意”句。刘正宗见到文件，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：皇帝老子对自己不信任了。他心灰意冷，再次打报告申请退休，告老还乡。

但是，顺治能答应吗？作为清政府第一个入京皇帝，这么多年，不就是靠刘正宗辅佐，支撑住满清大厦吗？想抽身一退图清闲，没门。再说为了面子，也不能叫你走。所以，不但不答应，还决定亲自出面解决刘正宗的问题。

顺治十七年(1660)三月二十日，皇帝亲自主持御前会议。第一项议程，是宣读那些弹劾他的奏疏。第一篇就是魏裔介的。顺治帝把它拿到桌面上，应该是件好兆头，他的意思是，让刘正宗检讨一下，事情就过去了，因为这样一公开，同僚就不会再找他的茬了，“耗”的事情解决了，正宗就可以继续为官，但这一用意正宗没领会。与生俱来的耿直倔强的暴躁脾气，以及从政高高在上养成的专断作风，顷刻间爆发。可能他真觉得冤枉，哪有奏疏参得那样不堪？没等第一篇奏疏读完，当着文武百官，当着皇帝的面，他火冒三丈，跳了起来，声色俱厉地争辩道：“李昌祚为叛党，裔介身为法司，何不早行纠参？例凡荐举之官，在本任不职，追坐举主……”

刘正宗的态度大大出乎顺治预料。没见过这样的人，谁说他他都跟谁急！这还当着我面呢，就暴跳如雷，顺治不由得感叹了一句：“天下事，有君不能得之于臣，父不能得之于子者，信然。”这是《史记·外戚世家序》的句子，本来是说男女亲情的，顺治拿在这儿，所要表达的意思是，难怪有这样的名言：不管多么亲的人，即使做帝王做父亲的，你都不能把任何事情强加到他头上。刘正宗听了这句，有所领悟，但他脾气倔啊，当场和事后都不去找皇帝服软。何也？性格使然。

一个月不到，勘讯报告出来了：魏裔介、季振宜等所列刘正宗之罪行共有十一条属实。其中就包括张缙彦为正宗诗的作序，确有“将明之才”句，诸王大臣认为，刘正宗应该是欣然接受了这一评价，是妄图反清复明的铁证。因此建议：按律判处刘正宗绞刑。

顺治听到落实了这么多，虽然很生刘正宗的气，但看到定他死罪，却是当场就否决了。判决了个从宽免死，籍家产一半，入旗，不许回籍。死后，不仅丧事草草，仍旧不得回籍，只得寄厝于北京西直门外。